

32
127
12

昨非菴日纂二集



昨非菴日纂二集詒謀卷之五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

士之登庸。不繫世業。履道則為衣冠。失緒則為匹庶。來護兒兒。作宰相。虞世南男。作木匠。忠賢文武。固無種也。

北齊邢峙。以經授皇太子。厨宰進食。有菜曰邪蒿。峙令去之。曰。此菜有不正之名。非殿下所宜食。顯宗聞而嘉之。太公望傳太子發發嗜

藏書

壽

合

鮑魚太公曰禮鮑魚不登於俎豈有非禮而
可以養太子哉卒弗與

房太尉家無半壁崔樞夫人婦妾不許時世粧
劉丞相摯家法儉素閨門雍睦凡冠巾衣服
制度自先世以來常守一法不隨時增損故
承平時其子弟雜處士大夫間望而知其爲
劉氏也前輩治家如此

崔玄暉爲郎其母盧氏誡之曰吾見姨兄辛六

馭云兒子從宦者有人來云貧乏不能存此
是好消息若聞貲貨充足衣馬輕肥此惡消
息吾常重此言以爲確論比見親表中仕宦
者多將錢物上其父母父母但知喜悅竟不
問此物從何而來必是祿俸餘資誠亦善事
如非理所得與盜賊何別孟母不受魚鮮之
饋皆爲此也汝今坐食祿俸榮華已多若其
不能忠清何以戴天履地孔子云雖日殺三

日集二集
牲之養。猶不爲孝。又曰。父母惟其疾之憂。特宜修身潔已。勿累吾此意也。玄暉奉母誠。以清謹見稱。

晉愍懷太子幼聰慧。武帝愛之。恒在左右。嘗從帝觀豕。牢言於帝曰。豕甚肥。何不殺以享士。而使久費。五谷。帝嘉其意。即便烹之。因拊其背。謂廷尉傅祗曰。此兒當興我家。

人之有子。多於嬰孺之時。愛忘其醜。恣其所欲。恣其所爲。無故叫號。不知禁止。而以罪係。且凌轢同輩。不知戒約。而以咎他人。或言其不然。則曰。小未可責。日漸月漬。養成其惡。此父母曲愛之過也。

姚崇先分其田園。令諸子姪各守。仍爲遺令曰。比見諸達官。身亡以後。子孫旣失蔭覆。多至貧寒。斗尺之間。參商是競。陸賈石苞。皆古之賢達也。所有預爲定分。將以杜後爭。吾靜思。

之深爲歎服。

孟仁少從李肅學。其母爲作厚褥大被。曰：見無德致客學者多貧，故爲廣被庶得與氣類接也。後除鹽池司馬，作鮓以寄母。母責之曰：汝爲魚官而以鮓寄我，何以遠嫌。

李審諸爲御史臺中送祿米到宅，其母量之，贖三石。問故，曰：御史例不槩。又問車脚幾錢，言御史例不還脚錢。母怒，送贖米及脚錢，并責審諸。諸御史皆有慙色。

宋藝祖受命三年，密鑄一誓碑於太廟夾室門。鑰嚴封，用黃縵蔽之。勅有司：自後歲享及新君卽位，謁廟禮畢，請讀誓辭。只許小黃門不識字者一人從，餘皆遠立庭中。卽小黃門亦只許驗封啓鑰，設香燭，揭幔畢，亟出階下，不許仰視。上至碑前，跪誦訖，仍封固如初。列聖相承，卽腹心大臣如趙韓王、王魏公等亦不

知所誓何事靖康之變犬戎入廟取法物去門皆洞開人得縱觀誓辭辭只三行一云柴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縱犯謀逆止於獄中賜盡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連坐支屬一云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一云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其善後詒謀如此

起家之子生財富庶乃日夜憂懼慮不免於饑寒破家之子生事日消乃軒昂自恣謂不復

可慮所謂吉人凶其吉凶人吉其凶此其效驗常見於已壯未老已老未死之前識者當自默喻

宣武節度使劉玄佐有威畧每李納使至玄佐厚結之故常得其陰事先爲之備納憚之其母雖貴日織絹一疋謂玄佐曰汝本寒微天子富貴汝至此必以死報之故玄佐始終不失臣節

盧多遜之爲相也。其子雍。起家卽授水部員外。後遂爲常。呂蒙正奏曰。臣忝及第。釋褐止授九品京官。况天下才能死於巖穴。不霑天祿者。何限。今臣男始離襁褓。卽膺此寵命。恐懼陰譴。乞以臣釋褐時官補之。自是宰相子止授九品京官。遂爲定制。

楚子反攻秦軍。絕糧。使人請於王。因問其母。母問使曰。士卒無恙乎。曰。分菽粒而食之。又問。

將軍無恙乎。曰。將軍朝夕芻豢黍粱。子反破秦軍而歸。母閉門不納。數之曰。而不聞句踐之伐吳邪。客有獻醇酒一器者。使人注上流。使士卒飲下流。味不加喙。而卒戰自五也。有獻一囊糧者。使賜軍士分而食之。甘不踰嗑。而戰自十也。今士卒分粒而食。子獨朝夕芻豢。悖至此邪。

司馬溫公無所嗜好。獨蓄墨數百觔。或以爲言。

公曰。吾欲子孫知吾用此物何爲也。

人有數子。飲食衣服之愛。不可不均。長幼尊卑之分。不可不嚴。賢否是非之迹。不可不辨。幼示以均。則長無爭財之患。幼責以嚴。則長無悖慢之患。幼教以分別。則長無匪類之患。

李襲譽性好讀書。居家以儉。所得俸祿。散給宗親。餘貲寫書數萬卷。每謂子孫曰。吾不好貨財。以至貧乏。京城有賜田十頃。耕之。可以充

食。河南有桑千株。蠶之。可以充衣。所寫得書。讀之。可以求官。吾歿後。汝曹勤此三事。可無求於人矣。

宋劉幾死。其妻聚書千餘卷。指示諸子曰。汝父曾謂此爲墨莊。今貽汝輩學殖之具。

石奮歸老於家。子孫爲小吏來歸謁。必朝服見之。子孫有過失。不誚讓。爲便坐。對案不食。諸子相責。肉袒謝罪。迺已。子孫勝冠者。在側。雖

燕必冠。申申如也。

溫公讀書堂。文史萬餘卷。晨夕披閱。雖數十年。皆新若手。未觸者。嘗誡其子曰。賈豎藏貨。貝儒家惟此耳。當知寶惜。吾每歲初夏。視晴明日。卽設案向日。側羣書其上。以暴其腦。至啓卷。必先視几案淨潔。藉以茵褥。然後端坐看之。或欲行看。卽承以方版。未嘗手汗沾漬。以觸其腦。每看竟一版。卽側右手大指。面視其

治而覆以次指。面撚而挾過。故得不至揉熟其紙。每見汝輩以指爪撮起。甚非吾意。浮圖老氏猶知尊敬其書。吾儒反不如耶。汝曹念之。

孟子少時。問東家殺豬何爲。母曰。欲啖汝。旣而悔曰。吾聞胎教。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乃買豬肉以食之。

世廟時括天下廢寺田。盡鬻民間。士大夫往往藉是占業。葉南巖家居。宦篋蕭然。直指按江右。與葉有舊。欲以百畝餉葉。葉曰。吾平生不妄取一錢。乃因里僧破戒耶。因詔子曰。使我居官多積。兒輩競爲安逸計矣。寧肯勤苦自立。正以無可憑藉。不得不加勉耳。寺田何爲。又曰。吾老不及見汝第觀之。異日有以此獲累者。不數年果下令清查。增價復業。紛紛百出。葉之子孫超然獨免。

何無忌夜於屏風裏草檄文。其母登橈密窺之。泣曰。汝能如此。吾復何憂。問所與謀者。曰劉裕。母尤喜。因爲言。玄必敗。事必成。以示之。楊愔四世同居。昆季就學者三十餘人。幼時學庭有李樹實落。羣兒爭取。惟愔頽然獨坐。季父偉異之。曰。此兒恬裕。不愧家風。遂別葺一室處愔。其中以銅盤具盛饌而飯焉。因示諸

子○曰○汝○輩○能○如○遵○彥○便○得○竹○林○別○室○銅○盤○重○肉○之○食○

和士開擅朝。曲求物譽。諸公因爲子弟干祿。世胄多處京官。唯崔彥玄二子獨在外任。玄弟請曰。拱與擴幸不凡。何爲不在省府。玄曰。吾立身以來。恥以一言自達。今若進兒與身。何異。

每見富貴者。寧豐財多粟。納好寵姬。何嘗肯隆

禮厚幣。延好師。席寵姬。辦首飾。則甚易。子弟買書冊。則甚難。蘭房用度。必是周緻。書院缺典。真之不問。行事如此。宜乎碩師去而庸師來。碩師有抱負。有見識。合則留。不合則去。庸師無學問。以自持。惟佞諛而媚主。庸師固棲身之謀。一年復留。一年子弟乏開導之益。一日昏鈍。一日及其長也。塊然一物而已耳。楊宣懿察之母。教子義方。少不中禮。輒朴之。察

省試榜登第二人。報者至。其母睡未起。聞之大怒。轉面向壁曰。此兒辱我如此。乃爲人所壓邪。及察歸。亦久不與語。其年廷對。宣懿果魁天下。

劉殷有七子。五子各授一經。一子授太史。一子授漢書。一門之內。七業俱興。

富貴子不肖。不過酒色賭蕩。破家之事而已。貴宦子孫不止此也。其居鄉也。親近羣小。使假

勢以凌人。侵害善良。多飾詞以妄訟。鄉人犯法。認爲已事。名曰擔當。鄉人爭訟。僞作父祖之簡。干瀆州縣。求以曲爲直。差夫借船放稅。免罪。以其所得爲酒色之娛。殆非一端。不卹誤其父祖。陷於刑辟也。士大夫試歷數鄉曲三十年前宦族。今能自存者。僅有幾家。皆前事所致也。爲父兄者。常關防。更常詢訪。或庶幾焉。

日纂一集
奉嫔。楊相妻也。相亡。教子動有法矩。長子元珍。出醉歸。十日不見。曰。我在。尚如此。我亡。何以。帥羣弟。次子仲珍。請客。既至。無賢者。母怒。責之。兄弟遂爲名士。泰嫔之教。流於三世。
宋呂微。仲作相。其兄進伯。自外郡還。相與坐東府堂上。夫人自廊下降。階趨。參以二婢掖侍。而前進伯遽曰。宰相夫人。不須拜。微仲解其意。叱二婢使去。而夫人獨拜於赤日中。盡禮。

而退。進伯畧不顧勞。聞者服其家法之嚴。
王文正公爲相。退食。必召諸子。使之席地聚食。乃語左右曰。剩與菜喫。此輩生長公相家。已驕矣。不可使不知淡薄之味。公嘗陪祀東封。有子侍行。家信至。公發之。見所寄衣帶。以紅爲之。公怒曰。我在爾已好華如此。欲壞清風。我死。望汝輩純素難也。亟令送還。而易之。
房彥謙爲涇陽令。家有舊業。所得俸錢。皆以周。

恤親友。雖致屢空。怡然自得。嘗謂其子玄齡曰。人皆因祿富。我獨以官貧。所遺子孫在於清白爾。

唐交河王兄昭。少好學。常有鬻異書於市者。其母將爲買之。搜索家財不足其價。惟奩中有金釵數枚。旣而歎曰。何愛此物。令吾子不有異聞。促令貨易此書。昭後以詩詠流譽。

人有子無不愛。而於兄弟如仇讐者。其子因父之意。往往不禮於伯父叔父。殊不知已兄弟。卽父之諸子。已諸子。卽他日之兄弟。我有兄弟。不和則我之諸子。能禁其不做效。邪子不禮於伯叔父。則不孝於父。亦其漸也。故欲諸子和同。須以吾之處兄弟者示之。欲子孝已。須以其善事伯叔父者先之。

趙軌。隋文時爲齊州別駕。時年饑。隣有桑椹落其第。軌遣人悉拾還其主。戒諸子曰。吾非以

此求名意者非機杼物不願侵人爾等宜以爲戒。

閩文紹祖有子與柴公行議親既聘柴女忽中風紹祖欲更之其妻曰我有兒當使其順天理自然久長悖理傷義是爲速禍仍娶柴氏歸。

范鎮有子弟赴官乞書詣見朝貴不許曰仕官不可廣求人知受恩多則難爲立朝。

呂僧珍身都大官遣其子弟亟還蔥肆可謂千古賢達。王安石以其子雱舉進士官經筵近世張江陵以諸子竝登高科列清要無何覆敗貽笑後來亦愚矣。余見士大夫不務教其子弟砥節修文蜚英騰茂汲汲焉請托有司早發濫進心不通乎文義名已列於賢書他日將何以辦國事而紹家聲乎。祇速傾覆而已。斯皆起於父兄之多欲不達誤之也。

五代唐劉贊父玘為縣令。贊始就學。衣以青布衫襦。每食則自肉食。別以蔬食。食贊牀下。曰：肉食君之祿也。爾欲之。則勤學以得祿。吾食非爾之食也。由是贊力學。舉進士。王僧孺為南海太守。外國舶物竝無所取。云：昔人為蜀長史。終身無蜀物。吾欲遺子孫。不敢攜粵裝。

國初鄺瑩性至孝。為陝西臬司副使。有聲。其父

家教至嚴。嘗以俸易一紅襦寄之。父大怒曰：汝掌一方刑名。不能洗冤澤物。乃以此不義

去。西八月廿九日。月。至九月七日。至九月十日。中元以燈子。紅。終。

見其父。典試者。讓。瑩。捧。

書跪誦。惶恐無地。後為府尹。益勵其操。歷進為兵部尚書。卒。死於土木之難。

宋節度使米信。儉嗇聚斂。積聚百萬緡。其子豪

五代唐劉贊。父玘爲縣令。贊始就學。衣以青布衫襦。每食則自肉食。別以蔬食。食贊牀下。曰。肉食君之祿也。爾欲之。則勤學以得祿。吾食非爾之食也。由是贊力學。舉進士。

王僧孺爲南海太守。外國舶物竝無所取。云。昔人爲蜀長史。終身無蜀物。吾欲遺子孫。不敢攜粵裝。

國初鄺瑩。性至孝。爲陝西臬司副使。有聲。其父家教至嚴。嘗以俸易一紅襦寄之。父大怒曰。汝掌一方刑名。不能洗冤澤物。乃以此不義之物污我邪。卽封還。以書責之。瑩欲見其父。不可得。以父爲教職。居閒。因秋闈需典試者。謀於僚友。往聘其父。父怒。復以書誚讓。瑩捧書跪誦。惶恐無地。後爲府尹。益勵其操。歷進爲兵部尚書。卒。死於土木之難。

宋節度使米信。儉嗇聚斂。積聚百萬緡。其子豪

侈浪蕩。以信故不敢自專。但於富室厚利貸
錢自用。謂之老倒。還其詞以若父死。鐘聲纔
絕。本利齊還也。於是私募僕夫。飾鞍服。置於
宅門左右。俟出門。卽擁掖去。其黨則京師搖
脣舌。獵炮炙之徒。信甫卒。縱蕩殆盡。至假獄
卒。搖鈴子夜。軍之力以糊口。吁。銖積寸累。竟
爲誰乎。向使好施。以留餘植德。以遺後。卽家
乏。擔石子孫何遽至此。

魏曹丕定爲太子。抱辛毗頸。言曰。辛君。知我喜
否。其女憲英。嘆曰。太子代君主社稷者也。代
君。不可不戚。主國。不可不懼。宜戚宜懼。而反
爲喜。魏其不昌乎。夫丕之不足與君也。一女
子能知之。操詭智深謀。暗奸天位。顧遺之不
可久之子。智在婦人下矣。

趙簡子之子。長伯魯。幼無恤。將置後。不知所立。
乃書訓戒之辭於二簡。以授二子。曰。謹識之。

三年而問之。伯魯不能舉其辭。求其簡。已失之矣。問無恤。誦其辭。甚悉。求其簡。出諸袖中。而奏之。簡子以無恤爲賢。立以爲後。勤儉所以治家。敬慎所以保家。詩書所以起家。忠孝所以傳家。

父兄勞於官。子弟逸於家。一逸已過分。况乃事奢華。軒軒傲里閭。僕僕過彤衙。不知禍所伏。方謂勢所誇。勢亦有時歇。禍來或無涯。不如

慎德業庶幾永無譁

鄭善果爲景州母崔氏通曉政事。每善果出聽事。母輒坐胡床於障後。察之。聞其決命理。則賜之坐。相對談笑。若行事不允。或妄嗔怒。母乃還室。蒙袂而泣。終日不食。

曹璨彬之子也。爲節度使。其母一日閱宅庫。見積錢數千緡。召璨指而示曰。先侍中履歷中外。未嘗有此積聚。可知汝不及父遠矣。

日纂一集
大抵風俗壞時自其子弟先做壞了好尊卑卑樂諂怒繩放縱敗檢甚者父兄只以聲色貨利權燄威寵激其讀書志意而猶自以爲善教也一朝得志凌厲傲慢能有極哉善哉柳此之誠子曰門第高者可畏不可恃也知可畏而立身行已增德惜福得志則澤天下不得志亦無愧家庭鬼瞰之而無隙帝臨之而有當矣於以綦昌綦熾何有哉

昨非菴日纂二集坦游卷之六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邵康節接物與人一團和氣每遇春秋天色溫涼之時乘安車駕黃牛出游諸王公家家無老少婦女良賤咸出迎問勞爭聽先生之言凡其家姑婦妯娌婢妾有爭競經時不決者自陳於前先生逐一分別人人得懽心永釋攀畱數日復游一家每出一月餘始得歸

張子臺在魏以簡質聞。杜恕著家戒嘗稱之曰。張子臺視之似鄙朴人。然其心中不知天地間何者爲美。何者爲好。敦然穆然。作人如此。自可不富貴。然患禍當何從而來。白樂天詩曰。無事日月長。不羈天地濶。天地何濶。達者自濶。爾孟東野詩曰。出門卽有礙。誰謂天地寬。天地何礙。福者自礙。爾坦蕩蕩。故常濶。長戚戚。故常礙。

莊子行山中見大木茂盛。伐木者止其傍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終其天年。如山舍訪故人。故人喜。令豎子殺鴈爲具。豎子請曰。一能鳴。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今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噫。應世之道。盡此矣。

人如成心畏懼則觸處畏途如滿奮坐琉璃屏
內四布周密猶有風意

陰岩積雨之奇險可以想為文章不可設為心
術華林映日之綺麗可以想為才具不可依
為世情

魏主使崔浩高允共撰國記浩乃刊石立郊壇
書魏先老故實人譖浩為暴揚國惡魏主大
怒按浩罪狀時高允授太子經太子召允謂

曰吾自導卿至尊有問但依吾語太子入言
高允小心縝密且制出崔浩請赦其死魏主
問允曰國書皆浩所為乎對曰浩總裁而已
至著述則臣多於浩魏主怒曰彼曷可生太
子曰天威嚴重允小臣迷亂失次耳魏主復
舉以問允復對曰臣罪當族滅不敢虛妄殿
下哀臣欲苟其生耳魏主顧謂太子曰直哉
此人臨死不易辭信也為臣不欺君貞也赦

幻与幻同居大
切音蓋乞也俗
作丐非

其罪而旌之。先是翟黑子受絹事覺，謀於允。允教以勿欺。黑子竟欺妄被誅。至是謂人曰：我所以不奉東宮指導者，恐負翟黑子也。東坡云：元祐間，余爲中書舍人時執政，患本省事多漏洩，欲於舍人廳後作露籬，禁同省往來。余曰：諸公應須簡要，清通何必栽籬插棘。唐韓弘惡李光顏忠力，思有以蠱之，乃飾名姝遺光顏。光顏大合將校置酒，使者引姝至，秀

曼言其質京西色理光澤也

曼都雅一軍驚視。光顏徐曰：我去室家久，以爲公憂，誠無以報德。然將士皆棄妻子，蹈白刃，奈何獨以女色爲樂，厚賂使者遣之。將卒感激。才奇致疑，品高招謗。人棄常則妖興，物過激則亂起。欲相安於無事之天，當共游於庸行之地。阮籍醉臥壚婦之側，笑殺魯男子，閉戶匡衡夜鑿隣壁之光，焉用六丁神分火。

日纂一集
當爲天下必不可少之人。莫作天下必不可常之事。

蕭邁與王鐸並居相位。帝嘗召見。鐸年高。升階足踣。邁從旁掖起。帝喜曰。輔臣和衷。朕之幸。卿善事長矣。邁對曰。不獨事長。臣應舉時。鐸爲主事。臣亦中選門生也。上笑曰。王鐸選進士。朕選宰相於卿。無負矣。邁謝而退。

李泌初平章事。與李晟等俱入見。上謂泌曰。朕與卿約。卿慎勿報讐。有恩者。朕爲卿報之。對曰。臣素不與人爲讐。李輔國。元載。皆害臣者。今自斃矣。素有善者。率以顯達。或多零落。無可報也。臣亦與陛下爲約。願陛下勿害功臣。李晟。馬燧。有大功。陛下萬一行譖。則宿衛之士。方鎮之臣。無不反仄。恐中外之變復生也。陛下誠不以二臣功大而忌之。二臣不以位高而自疑。則天下永無事矣。上以爲然。晟。燧。

日集一集
皆起泣謝。

孔融聞人之善。若出諸已。言有可採。必演而成之。面告其短。而退稱所長。薦達賢士。多所獎進。知而未言。以爲已過。海內咸信服之。

蘇子瞻泛愛。嘗自言。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悲田院乞兒。子由少許可。嘗戒子瞻擇交。子瞻曰。吾眼前見天下無一箇不好人。

郭子儀大啓其第。上至簪纓。下至里販。出入不

問。夫人方妝梳。對鏡。麾下將及郎吏。皆被召令汲水持幌。不異僕隸。子弟屢諫。繼以泣曰。大人不自崇重。貴賤皆游臥內。雖伊霍不當如此。公笑謂曰。非爾所知也。吾官馬粟者五百匹。官餼者一千人。使崇垣扃戶。內外不通。一怨將起。搆以不臣。有貪功害能之徒。成就其事。則九族虘粉矣。今蕩蕩無間。四門洞開。雖讒毀無所加也。諸子皆服。

日纂二集
宇宙之大。何物不有。使擇物而取之。安得別立。
宇宙置此所舍之物。人心之廣。何人不容。使
擇人而好之。安有別箇人心。復容所惡之人。
故曰。山藪藏疾。川澤納汙。

局量寬大。卽住三家邨裏。光景不拘。智識卑微。
縱居五都市中。神情亦促。心事無不可對人。
語則夢魂俱清。行事無不可使人見。則飲食
俱穩。

中行穆子圍鼓。鼓人有以城叛者。不許。軍吏曰。
師徒不勤。可得城。奚故不受。曰。有以吾城叛。
者。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我獨奚好焉。賞以
所甚惡。是失賞也。

辛潤好酒。常攜榼登人門。每家取一盞投之。號
爲簇酒。伊處士從衆人求尺寸之帛。聚而服
之。名曰斂衣。酒可簇衣。可斂學問事功。豈必
自己出哉。多聞從多見識。是學問之簇斂也。

集衆思廣忠益。是事功之簇歛也。訑訑拒人。欲廣學建功難矣。

物莫智於龍。龍智蟲也。宋孝宗問王季海。龍字何以從龍。從耳。對曰。龍聽以角。不以耳。然則謂龍爲聾。蟲亦可也。淮南子曰。任馬不觸木。雖聾蟲而不自陷。馬聾蟲也。齊桓公伐孤竹。迷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然則謂馬爲智。蟲可也。噫。聾智何常。龍馬自若。甯武子

有道智而無道愚。此以時爲聾智者也。百里奚愚於虞而智於秦。此以地爲聾智者也。若乃愛憎任情。毀譽無定。元祐爲正。紹聖爲邪。彼曰忠良。此曰姦黨。乍聾乍智。任衆雌黃。其何傷於龍馬之真性哉。

季羔避難而闢者。室之子胥出奔而漁父渡之。商君亡命而秦人拒之。項籍敗亡而田父給之。得人之與失人。何啻千里。

眼淨有如空。但見青山推霧去。心平渾似水。不
愁白浪捲天來。

國朝湛甘泉。霍渭厓。在南部尚書。同時府學訓
導鄧德昌。乃二公同社友。相見只論齒。不論
爵。或途中相遇。亦不回避。且策一蹇驢與之
並行。後鄧死。二公製朋友之服。經紀其喪。京
中文武官。無有不弔者。如此高風。可於今人
中求乎。

呂東萊言。凡事只須平心。尋常犯權貴取禍者
多。是張大其事。邀不畏強禦之名。所以彼不
能平。若處得平穩安帖。彼雖不樂。視前則有
間矣。然所以不欲拈出者。非以避禍。蓋此廼
職分之常。若特然看做一件事。則發處已自
不是矣。

高士豈盡無染。蓮爲君子亦自出於淤泥。丈夫
但論特操。松作正人何妨。犯以霜雪。

我施有恩不求他報他結有怨不與他校這箇中間寬了多少懷抱忍不過時着力再忍受不得處耐心且受這箇中間除多少煩惱李愬取吳元濟還軍裴度以蔡卒爲牙兵或謂蔡人叵測不可不備度笑曰元惡旣擒蔡人卽吾人也何疑焉蔡人聞之感泣先是吳氏父子禁人偶語有以酒食相過從者罪死度除其禁蔡人始知有生之樂

燕翟斌恃功驕縱邀賞無厭又以鄴城久不下潛有二心太子保請除之燕主垂曰河南之盟不可負也若其爲難罪由於斌事未形而殺之人必謂我忌其功能吾方收攬豪傑以隆大業不可示人以狹失天下之望後斌密謀事覺而後殺之

風波肆險以虛舟震撼浪靜風恬矛盾相殘以柔指解紛兵銷戈倒

溟滓子與人處。記人之德。忘人之怨。衣食與人共之。不問何從。又好忘。有時自忘。其年中空。洞爾。人笑溟滓子。疎或狎侮之。溟滓子怡然。昔齊桓公逐鹿入愚公谷。問一老父。此谷何以名。愚公對曰。臣畜犢牛。生犢賣犢而買駒。少年謂牛不能生駒。遂持駒去。旁隣聞之。以臣爲愚。故名溟滓子。豈其人邪。世不乏。河曲智叟。

照管皮毛。與照管性靈大異。惜名簡養聲望。修廣庭。避瓜李於事。可成而於名。有損事。不必成於物。有濟而於已。稍妨物。不必濟。此照管皮毛者也。廣善念。積陰功。畏上帝。念鬼神。心苟自信。不必顧其迹。已所欲爲。不必問其人。此照管性靈者也。

曹彬性仁厚。未嘗言人過失。伐二國。秋毫無所取。位兼將相。不以等威自異。遇士夫於塗。必

引車避之。不名下吏。每白事必冠而後見。俸入給宗族無餘積。平蜀回。太祖從容問官吏善否。對曰。軍政外非臣所聞。固問之。唯薦轉運使沈倫。廉謹可爲帥而已。

李寶自楚來歸。韓世忠留之。寶痛哭願歸。岳飛世忠以書來諭。飛復曰。均爲國家。何分彼此。世忠歎服。

溟滓子觀蠅觸紙窗。愈觸愈碍。迷途之人。何以

異。此令蜂蝶逐臭。蠅蚋尋香。有窺去爾。

司馬溫公回人簡有云。草妨步則薙之。木礙冠則芟之。其他任其自然。相與同生。天地間亦各欲遂其生耳。

王冷然上時宰書曰。公有文章時。豈不欲文章者見之乎。公未富貴時。豈不欲富貴者見之乎。今貴稱當朝。文稱命代。見天下有文章未富貴者。宜何如哉。

宰相自唐以來。謂之禮絕百僚。見者無長幼皆拜。宰相平立。少垂手扶之。送客未嘗下階。客坐稍久。則吏從傍唱相公尊重。客踧踏起退。及富鄭公爲相。雖微官布衣謁見。皆與之抗禮。坐語從容。送之及門。視其上馬。乃還。

梁冀思中張綱。時值張嬰據亂廣陵。十年未輯。乃出綱爲廣陵守。綱單車詣嬰壘門謁。嬰諭之曰。前後二千石多肆貪暴。故致公等懷憤。

相聚。然公所爲實非義也。主上欲以文德服叛。故遣太守來。誠轉禍爲福之時。若負固不服。荆楊兗豫大兵雲合。血嗣俱絕矣。利害公深計之。嬰聞泣下曰。荒裔愚民相聚。儉生若魚遊釜中。知不可久。今聞明府之言。乃嬰等更生之辰。卽將所部萬餘人與妻子面縛歸降。綱單車入壘。置酒爲樂。散遣部衆。人情帖然。

余偶讀韋蟾贈商山僧詩云商嶺東西路欲分
兩間茆屋一溪雲師言耳重知師意人是人
非不欲聞余爲灑然會心

七國懼橫議暴秦所以令逐客然而議固從懼
起者也乘其懼益縱其橫一聽之於自然則
不攻而自消客固從逐而生事者也嚴其逐
何處不可游一與之爲各適則不逐而自安
鄙吝一銷白雲亦可贈客渣滓盡化明月自來

照人

沈璋以禮部侍郎知太原尹時張覺聚黨亡命
山谷抄掠邑縣招之不肯降曰前有降者皆
見殺之今猶昔耳獨得侍郎沈公一言我乃
無疑於是命璋往招覺卽日降

張融陸慧曉二人宅間有池池上有二株楊柳
何點見而嘆曰此池便是醴泉此木便是交
讓

抱質見猜。平叔終疑。傅粉從中。打溷不疑。難白。盜金人苟。心迹自明。何妨形骸相索。

脚步雖寬。但可登山。涉水齒牙。雖利。只堪批月。評花。

歐陽公爲翰林日。常有空頭門狀。數十紙隨身。或見賢士大夫。稱道人物。必問其所居。書填門狀。先往見之。果如所言。便爲延譽。未嘗以位貌驕人。

蔣侍郎家有楊文公與王魏公一帖。用半幅紙。有折痕。其略云。昨夜有進士蔣堂。携所作文來。極可喜。不敢不布聞。蘇子瞻曰。夜得一士。旦而告人。察其情。若喜而不寐者。此其也。人倫賢否相雜。或父子不能皆賢。或兄弟不能皆令。或夫流蕩。或妻悍暴。少有一家之中。無此患者。雖聖賢亦無如之。何譬如身有瘡。癢。疣。贅。雖甚。可惡。不可決去。惟當寬懷處之。能。

知此理則胸中泰然矣。

投好太過醜態畢呈效顰自憐真情反掩試觀
廣眉爭爲半額楚宮至今可憎請從所安毋
爲誠者所鄙。

神瓚禪師見蜂子投窗紙求出喝曰世界如許
廣濶不出鑽他故紙。

梁郅后性妒武帝患之左右進言曰臣嘗讀山
海經云以鶻鷓爲膳可以療其病使不妒帝

從之郅茹之妒減殆半帝愈神其事左右復
言曰願陛下廣羞儲以徧賜羣臣使不才者
無妒於有才挾私者不妒其奉公濁者不忌
其清貪者不忌其廉亦助化之一端也。

天地之氣暖則生寒則殺春和氣融勿論盛卉
茂木卽枯木廢草亦發新枝故性氣清冷者
面帶憂容受享亦涼薄卽在富貴之家亦必
不福以天下未有氣寒而不殺者。

錢焜恬退高曠嘗以三不識自許謂誠心直道不識人世有機。械事淡食敝衣不識人世有嗜好。事委心任運不識人世有徑竇事。燃犀照渚水族尚且見。噴吹毛求疵世類誰不作惡。

陸慧曉未嘗卿士大夫或問其故慧曉曰貴人不可卿而賤者可卿。人生何容一輕重於懷抱此言頗合慈氏平等之旨。

臺中疏有云品待人言莫自言。余心折之蓋品從三口明以評。騭付輿論必非一口所能自鳴。故韓非云虜自賣裘而不售士自辨譽而不信諒矣。

宋學士濂忠誠慎慤在上前陳說不爲文飾卽家事有問無隱。上嘗問昨頗飲否公以召客對問客爲何人。饌何品。公具以實對上喜曰卿信不欺我。我昨遣人覘良信。

宋神宗令程顥詣中書議事。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顥徐言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安石爲之媿屈。勉爲高士。露出無限卑微。強作散人。博得無限拘束。

太丘長陳寔在鄉閭。平心率物。其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乃嘆曰：寧爲刑罰所加。不爲陳君所短。楊賜陳耽每拜公卿。羣僚畢賀。輒嘆寔未登大位。愧於先之。及卒。海內赴弔者約三萬餘人。

晏殊童子時。張文節薦之。朝召至。值御試進士。便命就試。公一見試題曰：臣十日前已作此賦。草尚在。乞命別題。上極愛其不隱。及爲館職。時天下無事。許臣僚擇勝燕飲。市樓酒肆。往往爲侍從文學。供帳遊息之地。公貧甚。不能出。惟家居。與昆弟講習。一日東宮官缺。中

日纂二集
批除公衆莫喻故。次日進謁。上曰。近聞館閣臣僚無不日夕嬉遊。惟殊杜門讀書。如此謹厚。爲東宮官。正宜耳。公對曰。臣非不樂宴遊。直以貧無可爲之具。臣若有錢。亦須往耳。上益嘉其誠實。仁宗時。卒至大用。

高歡見爾朱榮。榮初以其憔悴。未之奇也。廐有悍馬。命歡剪之。歡不加羈絆。而剪之。亦不蹄齧。起謂榮曰。御惡人。亦猶是矣。榮奇其言。

今士大夫好捐貲。起塔施僧。而助貧賑乏。則甚纖嗇。此非真能輕財者。不過求福利爾。以求福利而施舍。陋矣。又於仕進頗澹。而子女財帛。不勝其戀愛。此亦非真澹者。以爲聲望耳。恬愉之人。何所不澹也。貌和而心狠。行穢而言清。藏裂背於嘻笑。伏戈甲於尊罍。利害太明。人我太重。恩仇太分。城府太深。機械太巧。下者竊取大利。最高者并盜賢聲。此輩得志。

日集二集
斷非國家之福也。

毛伯溫巡河南時。鎮守中人動以訐按史得直。愈自恣。而市猾倚此爲奸。伯溫至。捕市猾治之。闖怒其辱已也。誓與爲難。伯溫聞故。徑詣闖索飯。曰。我未朝食。闖強具食。曰。必當宴樂。醉飽。闖強爲歡。酒半。曰。外傳公有違言。乃能待我若此。邪。闖大慚謝。伯溫笑曰。吾固知公無是也。聞公向訐御史費金二萬。乃得直。而御史令益有名。公旣失利。渠乃得名。又人人切齒。公固知公之有懲也。闖謝不敢。與大笑痛飲而別。

孟珙忠君體國之念。可貫金石。在軍中論事。言人人異。珙徐以片言折衷。衆志皆愜。謁士遊客。老校退卒。一以恩意撫接。名位雖重。惟建旗鼓。臨將吏。面色凜然。退則掃地焚香。隱几危坐。若蕭然事外。

唐德宗多猜忌。朝士有過從者。金吾伺察以聞。宰相不敢私第見客。元和時。裴度奏。今寇盜未平。宰相宜招延四方賢才。與參謀議。豈宜禁私第見客。帝許之。

謝方明承代前人。不易其政。必宜變者。則以次漸更。使無跡可尋。其不欲彰人過如此。

聞人談道德。古今輒喧譁攪擾。見人有才華聲望。隨嫉妒擠排。其不肖可知矣。眼觀富貴場。

妄想自生嗟嘆。夢破鴛鴦枕。醒來誤認綢繆。其愚可知矣。

余生平疎而忘機。人以為不利於官。余曰。不佞海鷗也。國家安得取海鷗。而官之。雖然。世不乏鬼車破鏡。顧何如海鷗。

宋太祖事周世宗於澶州。曹彬為世宗掌茶酒。太祖嘗從求食。彬曰。此官酒。不敢相與。自沽酒以飲。太祖及即位。語羣臣曰。世宗舊吏不

欺主者獨曹彬耳。由是委以腹心。

中常侍黃皓用事。士大夫多附之。秘書令郤正久在內職。與皓比屋周旋。三十餘年。澹然自守。以書自娛。既不爲皓所愛。亦不爲所憎。故官不過六百石。而亦不罹其禍。有僧住山。或謀攘之。僧掛草鞋一雙於方丈前。題詩云。方丈前頭掛草鞋。流行坎止任安排。老僧脚底從來濶。未必骷髏就此埋。士大夫

去就當如此。

自處超然。處人藹然。無事澄然。有事斬然。得意醖然。失意泰然。非盛養者不能與於此。燕居獨處。汨汨然。羣居類聚。施施然。沒理沒會。轆轤然。臨境上。毅悵悵然。志得意滿。揚揚然。困窮拂鬱戚戚然。是皆不學之故。山舍肆優游。想當初着甚由。龍陽隊裏分妍醜。前魚漸丟。後魚漸收。如今鶴髮鷄皮。皺不須

轆音居音音
音交誰音音

羞。葫蘆一咲。都付水東流。

山舍肆優游。轉輪王。兔去求窮通。貴賤憑他授。跳圈是猴拖犁。是牛蝶尋香氣。蛆鑽臭摸心。頭未嘗爲惡。不怕帖來勾。

凡世間一切好惡。甘苦事。把來做喫飯。着衣安排。本分合做看。便無事。稍有厭惡心。更無是處。

說人之短。乃護己之短。誇己之長。乃忌人之長。

皆由存心不厚。識量太狹耳。能去此弊。可以進德。可以遠怨。

佛語隨緣。最有意。味有。多少。自在安舒。世人欲享和平之福。終身受用此二字。不盡。

顧長孺有隱操。與顧景怡俱不就徵。景怡晚節。服食不與人通。每旦出戶。山鳥集其掌。取食。

昨非菴日纂二集願真卷之七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千金在橐。輕視浪費。一擲而盡。惜而節之。則差
 久。毀而藏之。則有餘。人之精神。光芒閃爍。如
 鉛。易流如火。易發。播弄揚露。必竭而後已。埋
 光塞兌。沉默斂藏。則神完而精固。然收斂亦
 大難矣。內魔為祟。外境炫誘。一事不簡。則放
 佚。一刻不照。則沉昏。平居稍悟。遇境輒迷。乍

起乍伏。漸耗漸減。身其銓幾必如龍抱珠。如
鷄伏卵。如領嬰兒入市。一步一顧。久之而熟。
返於自然。渾成一片矣。人生實難。流光駛疾。
念之哉。戒火內澄。目不視。則離火內瑩。口不
耳不聽。則坎水內澄。目不視。則離火內瑩。口不
言。則兌金不鳴。三者既閉。則真人遊戲於其
中。

李畋苦病既瘳。請謁韓魏公。公曰。子病中曾得

移心法。否對曰。未也。公曰。人能於病中移其
心。如對君父。畏之。謹之。靜久。自愈。郭伯康遇
神人。授一衛生之偈云。自身有病。自心知。身
病。還將心自醫。心境靜時。身亦靜。心生還是
病。生時。郭用其言。康強幾百歲。
人生死。自坎離。坎離交則生。分則死。離爲心。坎
爲腎。龍者汞也。精也。血也。出於腎。肝藏之。坎
之物也。虎者鉛也。氣也。力也。出於心。肺藏之。

離之物也。不學道者。龍常出於水。龍飛而汞
輕。虎常出於火。虎走而鉛枯。故真人曰。龍從
火裏出。虎向水中生。人能正坐瞑目。調息以
久。則丹田濕。而水上行。蒼然如雲。蒸於泥。丸
火爲水妃。熱必從之。所謂龍從火裏出也。龍
出於火。則龍不飛。而汞不乾。旬日後。腦滿而
腰足輕。常捲舌上。舐懸癰。久則汞下入口。嚙
送。直至丹田。久則化爲鉛。所謂虎向水中生
也。

太餓傷脾。太飽傷氣。蓋脾藉於穀。饑則水穀莫
運。而脾虛。氣轉於脾。飽則脾以食充。而氣塞。
故學道之士。先饑而食。所以給脾。食不充。脾
所以養氣。

養性之士。唾不至遠。行不疾步。耳不極聽。目不
極視。坐不久處。立不至疲。先寒而衣。先熱而
解。先饑而食。先渴而飲。不欲甚。勞不欲甚。佚

不欲多啖生冷。不欲飲酒當風。不欲數數沐浴。不欲規造異巧。冬不欲極溫。夏不欲極涼。大寒大熱。大風大霧。皆不欲冒之。五味不欲偏多。酸多傷脾。苦多傷肺。辛多傷肝。鹹多傷心。甘多傷腎。此五行生剋自然之理也。羲和走馭。趨年光。不許人間日月長。遂使四時都似電。爭教兩鬢不成霜。榮銷枯去無非命。壯盡衰來亦是常。已共身心要約定。窮通生死不驚忙。

思慮太過。則神耗氣虛。血散而鬢斑。以子午二時。握固端坐。凝神絕念。兩眼含光。中黃內顧。追攝二氣。自尾間夾脊。升上泥丸。降下重樓。返還元海。憇息少時。自然神形俱妙。與道合真。

天日自長。吾日自短。三萬六千朝而外。吾不得而有也。天年自多。吾年自少。百歲而外。吾不

得而有也。又况其所謂百者。所謂三萬六千者。人常不滿。而其間風雨憂愁塵勞奔走之日。常多。良時嘉會。風月美好。胸懷寬暢。琴酒婆娑者。知能幾何。日月之行。疾於彈丸。當其轂轉而欲墮西巖。雖有拔山扛鼎之力。不能挽之。而東。雖有蘇張之口。不能說之。而東。雖有樗里晏嬰之智。不能偷取之。而東。雖有觸虹陷海之精誠。不能感之。而東。古今談此事者。以爲長恨。

不與老爲期。因何兩鬢絲。纔應免天促。便已及衰羸。昨夜夢何在。明朝身不知。百憂非我所。三樂是吾師。閉日常閒坐。低頭每靜思。存神機慮少。養氣語言遲。行亦携詩卷。眠多枕酒卮。自慙無一事。少有不安時。以養花之情。自養則風情日閒。以調鶴之性。自調則真性自美。

萬壑疎風清兩耳。聞世語。急欲敲玉磬三聲。九天涼月淨初心。頌真經。勝似撞金鐘百下。讀書霞漪閣上。目之清享有六。溪雲初起。山雨欲來。鴉影帶帆。漁燈照岸。江飛匹練。村結千茅。遠境不可象。描適意。常如披畫。

囹圄之人。一陷大戮。寤寐寤寐。惟脫。死是求。有一罅可直。不惜營營也。有賄可脫。居間可解。不惜傾囊索鬻。子女赴之也。何則。信已之必。

死故也。茫茫衆生。誰不有死。墮地之時。死案已立。趨名騫利。唯日不足。頭白面焦。如慮銅鐵之不堅。信有死。者當如是邪。

人情處。鷲生厭。必思逃於清虛。久寂生淒。必眷念舊日榮艷。何者。了悟不徹。心爲物轉。故也。心苟能靜。觸境俱空。心苟不靜。觸境俱碍。遇榮豔。作榮豔想。遇淒涼。作淒涼想。雖深山窮谷。一草一木。一麋一鹿。皆足以動其心也。故

余以爲離境修行。不如卽境修行。于清風曰。靜處做好。丘長春曰。鬧處做更好。此之謂也。老去自覺萬緣都盡。那管人是人非。春來尚有一事關心。只在花開花謝。

盈宇宙間物。皆有妙趣。一蛙鳴也。稚珪以爲鼓。吹一鶯啼也。戴顓以爲鉞。砭一蟋蟀也。道真以爲簫管。此物固不乏。只要有二君之胸次耳。

養氣者。行欲徐而穩。立欲定而恭。坐欲端而直。聲欲低而和。種種施爲。須端詳閒泰。當於動中習存。應中習定。使此身常在太和元氣中。收得放心。戒得忿怒。薄得世味。遠得嗜慾。這箇中間養了。多少精神。既不作俑。亦不好事。既不損人。亦不利己。這箇中間消了。多少災厄。仲長統曰。王侯之宮。美女兼千。卿士之家。侍妾數百。晝則醇酒淋其骨髓。夜則房室輸其血。

氣耳聽淫聲。目樂邪色。生產不時。字育太早。或童孺而擅氣。或疾病而構精。精氣薄惡。血脉不充。既出胞藏。養護無法。又蒸之以五味。重重相生。病病相孕。國無良醫。醫無審術。會有一疾。莫能自免。當今少百歲之人者。豈非所習不純正也。

彭祖曰。道不在煩。惟能不思衣食。不思聲色。不思勝負。不思曲直。不思得失。不思榮辱。心無

煩形。勿極而兼之。以導引行氣。不已。可得長年。

導筋骨則形全。剪情欲則神全。靖言語則福全。保此三全。是謂聖賢。

山林深遠。固是佳境。獨處則勢孤。人稠則喧雜。必在人野相近。心遠地偏。背山臨流。氣候高爽。得十畝平坦處。便可構居。若有人力。可二十畝。更不得廣。廣則營爲關心。或似產業。尤

以擾吾真也。

家雖日漸貧。猶未苦饑凍。身雖日漸老。幸無急病。痛眼逢閒處。合心向閒時。用既得安穩。眠亦無顛倒夢。

舉目陰淒。萬里晴明。渾是雨。棲身寥落。一年風景。總如秋。

人惟知求清福。而不知享清福。故選勝怡神。未必逍遙閒曠。卽屏塵絕俗。亦是切切波波。須知能享。則眼前卽爲淨土。不能享。則世外亦是塵寰。

眼者神之牖。鼻者氣之戶。尾閭者精之路。人多視則神耗。多息則氣虛。多嗜慾則精竭。務須閉目養神。調息養氣。堅閉下元。養精。精充則氣裕。氣裕則神完。是謂道三寶。

今歲中秋初夜。微陰不見月。吾與周子集。自山中還。時暑猶未退。相與散髮披衣。坐溪上。三

更後雲始解。月色正午。溪面如鏡。平月在波間。不覺水流。天真瀟然。並溪居人。樓閣相上下。時聞飲酒歌呼。襍以簫鼓。計人人皆以極欲爲樂。然不過有狂樂淫聲。不失此時節耳。安知吾二人真有此月乎。咏李太白。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之句。意况爽然。目有病當存之。齒有病當勞之。不可同也。治目當如治民。治齒當如治軍。治民當如曹參之

治齊。治軍當如商鞅之治秦。

蟻穴知雨。鳥鵲知風。燕避戍巳。鵲背太歲。魚聚北道。鍼浮南指。葵知向日。菊知隕霜。此物之靈也。人有不節醉飽。不謹寒暑。孰謂人爲萬物之靈。因書爲座右銘。

蓬戶掩兮三徑荒。青苔滿兮屢綦絕。園種邵平之瓜。門栽先生之柳。曉起急呼童子。問山桃落乎。辛夷開未。手抱甕灌花。除去蟲絲蛛網。

時不巾不履。坐北窗。披涼風。焚好香。烹茗。忽見五色異鳥。來鳴樹間。小倦。竹牀。藤枕。一覺。美睡。蕭然無夢。卽夢亦不離竹坪花塢之旁。醒而起。徐步數十步。則霞光零亂。月在高梧。妻孥來告。詰朝厨中無米。笑而答之。明日之事。有明日在。且無負梧桐月色也。婦亦頗領其意。相共怡然。

瓦枕石榻。得趣處。下界有仙。木食草衣。隨緣時。西方無佛。

余嘗泊舟廣陵。蚤起靜坐。東方未明。人聲兀兀。跟踉奔迫。至暮乃罷。明旦復然。靜而觀之。竟不知其所吐何語。所忙何事。日復日。歲復歲。一朝長寢。蕩爲飛煙。化爲冷風。豈惟庸愚負販。卽世所稱英雄豪傑。亦未免推盪於其中。蝸名蠅利。所得幾何。萬劫千生。曾無解脫。乘業力而遷流。隨情識而轉化。亦可哀矣。上焉。

者悟無生之理。涉不死之庭。永脫遷流。直超三界。乃若寡慾。清心任真。隨分逍遙。以娛生聽命。以待盡。則其次也。舍此皆火宅矣。人平居。眼中常存見。青山白石。丹霞紫煙。亦能令胸懷瀟灑。或時煩躁。起急須攝心。大寂少頃。卽平。

水下火上。名曰間隔。間隔則耗散而易盡。水升火降。名曰交媾。交媾則留戀而不離。知其間竅。守以大忘。靜極而動。真炁自生。升降交媾。皆自然造化。

上士別床。中士異被。服藥百裹。不如獨臥。色使目盲。聲使耳聾。味使口爽。苟能節宣。可以增壽。一日之忌。暮。須遠。內。終身之忌。暮。常護氣。一歲之忌。暮。須遠。內。終身之忌。暮。常護氣。人性非合道者。焉能無悶。但須畜數百卷書。易老莊等。悶來閱之。殊勝閒坐。衣服麤縵。可禦

寒暑而已。第一勤洗浣。以香霑之。身數沐浴。務令潔淨。則神安道勝。左右供使之。人得小心謙謹者。自然事閑無物相惱。令人氣和心平。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自使極。爾體常動搖。穀氣得清。血脉流通。疾則不生。流水不腐。戶樞不朽。赤松彭祖之爲導引。蓋取諸此也。

鄭子元由翰林補外。十年餘。不得賜環。侘傺無

聊遂成心疾。聞真空寺有老僧能治。往叩之。老僧曰。相公貴恙。起於煩惱。煩惱生於妄想。夫妄想有三。或追憶數十年前榮辱恩仇。悲歡離合。及種種閒情。此是過去妄想。或事到眼前。可以順應。乃畏首畏尾。三番四覆。猶豫不決。此是見在妄想。或期望日後富貴榮華。皆如其願。或期望功成名遂。告老歸田。或期望子孫登庸。以繼書香。與夫一切不可必成。

不可必得之事。此是未來妄想。三者妄想。忽生忽滅。禪家謂之幻心。能照其妄。而斬斷念頭。禪家謂之覺心。故曰。不患念起。惟患覺遲。此心若同太虛。煩惱何處安脚。又勸子元絕內外二慾。遣事理二障。則水升火降。病自去。體子元如其言。獨處一室。掃空萬緣。靜坐月餘。心疾如失。

山谷老人謂寒山子詩。爲沃業火之具。東坡云。餌黃連。飲子多者。多煩熱。二公言若此。以清涼煩熱二相。分別生於識想。向清涼中起念。是生煩熱。不若寘識想於兩忘。

耳目寬。則天地窄。事務短。則日月長。當樂境而不能享者。畢竟薄福之人。當苦境而反覺甘者。纔是真修之士。

太素丹景經曰。一面之上。常欲得兩手摩之。使熱。高下隨形。皆使極。匝令人面有光澤。皺斑。

不生。行之五年。色如少女。先當摩切兩掌。令熱。然後以拭兩目。又順手摩髮。如理櫛之狀。兩臂亦更互以手摩之。使髮不白。脉不浮。人之氣。吹之則涼。呵之則溫。溫涼變於吹呵之間。是故夏可使冷。冬可使熱。行氣者。可以入瘟疫。可以禁蛇虎。可以居水中。可以行冰上。可以噓水。使之逆流千里。氣之變化無窮。造物不靳人功名富貴。而獨靳於開高爵厚祿。

班朝廷。列州縣。不知其幾。而樂恬退者。倒指不一二。日顛冥於仕途。姑托親戚契識。買田園。營第宅。不獲一見。而身亡。其有被劾之餘。安意家食。特迫於勢窮力屈。非本心也。對賓客。方有築室返耕。高潔自許之清談。入私室。又作搖尾乞憐。干時求進之尺牘。囊篋鎖鑰。惴惴於手。收支簿書。介介於懷。一日十二時。無一隙得暇。而好山好水。風清月明。何嘗識。

此意味勞勞攘攘死而後已。孰若安分清閒。願游天真之野叟哉。故曰身閒爲富。心閒爲貴。又曰不是閒人。閒不得閒人。不是等閒人。余每觀歌舞。邇聲色。覺此中前後漸異。初時遇輒喜。過輒思。久之遇輒喜。過則不思。又久之遇亦不喜。亦不避。如白雲丹霞。然來固欣然。去亦何戀。馮京閉目不觀。只爲此中打疊。不淨。故云。聖人除心不除境。凡人除境不除心。

歐陽公論琴帖爲夷陵令時得琴一張於河南劉虬。蓋常琴。後作舍人。又得一琴。乃張粵琴也。後作學士。又得一琴。則雷琴也。官愈昌。琴愈貴。而意愈不樂。在夷青山綠水。日在目前。無復俗累。琴雖不佳。意則自釋。及作舍人。學士。日奔走於塵土中。無復清思。琴雖佳。意則昏雜。迺知在人不在器也。若有心自釋。無絃可也。

田宅也。珍寶也。溫飽僮奴也。皆養生之具。而生
實不賴以養。若賴以養。何人歿。而數者不能
着。毛髮之力也。乃耗精損氣。積業隕根。營營
求之。以爲子孫子孫。亦一時偶聚。而况此臭
穢之物乎。

把自已光明。只可深藏不顯。若於萬緣萬境上
散了一分無一分也。

寒猶可禦。而暑不可避。涼亭水榭。風車簟枕。世
不多有。縱有之。遇流金爍石之時。其爲熱自
若也。食冷物恐生病。食熱物汗浹如雨。思之
爲人何益於事。矧得喪利害。不能理遣。而心
火熾盛。妻孥累重。支吾不暇。而家火逼迫。當
此流火而心火家火爲之俱焚。鑊湯爐炭一
時頓現。一年復一年。髮白面皺。催入死途。不
自知也。觀此境界。可不善護所生。

古人云。靜處做好。不如鬧處做更好。心要養得。

虛靜。直是。灰。任他。翻。天。覆。地。打。動。不。得。至。塵。溷。喧。擾。事。物。匆。忙。中。尤。須。回。光。內。照。還。認。得。箇。真。我。莫。遂。逐。了。這。事。物。去。事。物。衝。過。一。番。則。心。地。平。穩。一。番。一。夫。橫。語。便。分。出。是。非。生。出。煩。惱。假。令。萬。境。紛。沓。橫。衝。直。撞。如。何。試。得。過。去。試。思。楚。漢。劉。曹。不。過。一。場。鬧。氣。此。悠。悠。之。徒。有。何。大。事。而。以。區。區。動。我。心。地。怒。之。亂。性。勝。之。不。武。着。甚。緊。要。一。過。清。涼。矣。

非老亦非少年。過三紀餘。非賤亦非貴。朝登一命。初才小。分易足。心寬體長。舒充腸。皆美食。容膝卽安居。况此松齋下。一琴數帙書。書不求。甚解。琴聊以自娛。夜直入吾門。晚歸臥吾廬。形骸委順動。方寸同空虛。持此將過日。自然多宴如。昏昏復默默。非智亦非愚。

王龍圖造食物。必至精細。食不盡一器。包子不。過一二枚。年八旬。頤頰白膩如少年。每語人。

日集二集
云。食。取。補。氣。不。饑。卽。已。飽。生。衆。疾。至。用。藥。物。
消。化。尤。傷。和。也。蘇。東。坡。亦。嘗。言。食。少。則。臟。氣。
流。通。而。少。疾。故。生。平。飲。酒。不。服。藥。每。對。客。未。
飽。先。捨。七。筯。

非菴日纂二集靜觀卷之八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塞上翁家有走馬突入胡地鄰人歎其失馬翁
曰安知非福居數日其馬多引胡虜駿馬歸
鄰人賀之翁曰安知非禍旣得駿馬其子墮
馬折臂鄰人又來拊問翁曰安知非福居一
年虜熾丁壯皆控弦死戰翁子以臂折得免
唐張宣赴調夜夢一女子來謁曰妾有十一口

依在貴境。今特迎謁。宣問縣名不對去。宣與所親言誌之。及補湖州安吉縣。宣以不便告退。親曰。前夕夢一女子。非安字乎。十一口。非吉字乎。陰騭已定。退亦何益。宣從之。及秩滿。又將選。又夢前女子。曰。明府又當宰妾之邑也。宣曰。今從彼來。豈再往乎。女子曰。妾已遷居。往者家屬凋喪。略盡。今止三口。爲累耳。明府數月亦當辭去。言訖似若悽愴。及唱官。乃得杭州臨安縣。宣歎曰。三口。臨字也。數月而去。吾其憂乎。到任半載。果卒。吁。數不可移如此。

曹景宗既貴。謂人曰。我昔居里。騎快馬如龍。與年少輩數十騎。拓弓弦。作劈礮聲。逐麋射之。飲其血。食其胃。甜如甘露漿。覺耳後風生。鼻頭火出。此樂使人忘死。今作貴人。動轉不得。路行開車幔。小人輒言不可。閉置車中。如三

日新婦念此悒悒使人氣盡。

伶玄妾樊通德有才色頗能言趙飛燕姊弟事。玄曰彼俱灰滅矣當時疲精力驚嗜慾蠱惑之事寧知終歸荒田野草乎通德顧視燭影以手擁髻悽然泣下。

楊國忠擅權有婦人叫閤見曰公何昧否秦之道位極人臣不能效前朝杜房蹤跡乃納賄奢佚以恩付兵權以愛使民牧欲社稷安而家族保其可得乎國忠怒曰造次犯宰相不懼死邪婦人曰公不知死翻以我爲死我來白公胡多事也我今却退胡有公也公胡死也民胡灾也言訖不見後祿山變起方悟胡字焉。

貧賤不如富貴邪抑富貴不如貧賤也人莫急溫飽華飾美矣然補破遮寒溫則一也盛饌美矣然糲食充饑飽則一也委積愈厚鞭笞

愈切。鬚鬢愈白。計慮愈深。第宅田園爲子計。又爲孫謀。飲膳失期。夜分莫寢。貧賤者無是勞苦也。肥甘乃致疾之媒。粉黛乃喪身之具。動由順境。少摧挫。或飲氣而亡。素處。秦養。見風霜輒沉疴。莫起。貧賤者無是。脆弱也。損人致富。召怨實多。官爵雖高。冰山更險。貧賤者無是。驚危也。孰謂貧賤不如富貴邪。然則富貴傲貧賤。惑也。貧賤諛富貴。惑之甚也。

呂夷簡彈楊憑。貶臨賀尉。親友無敢送者。徐晦謂從布衣時。受楊知獎。不忍坐視。獨至藍田。與別。數日夷簡奏爲御史。晦謝曰。向未望顏色。何敢叨薦。夷簡曰。君不負楊。臨賀肯負國乎。

陳述爲大將軍掾。甚見愛重。及亡。郭璞哭甚哀。乃呼曰。嗣祖焉知非福。俄而大將軍作亂。如其所言。

五十不造宅。六十不製衣。縱饒得受用。能有幾
 多時。圓覺經云。諸苦所因。貪欲為本。蓋貪欲
 二字。壞盡世間人。得便宜處。再往得便宜事。
 再做。終有悔吝之時。今日進得一步。明日又
 求進一步。恐是顛躋之兆。堆金積玉。來處要
 明。越分過求。餘殃在後。明珠一百斛。更添百
 斛也。只心不足。侯印十九枚。更添一倍也。只
 眉不開。孔丘盜跖俱塵埃。少陵老子。今亦安
 在哉。

中官金英奉使南京。公卿俱餞江上。獨薛文清
 不往。英至京。言於眾曰。南京好官。惟薛瑄。

杜牧之阿房宮賦。今古絕唱。當時場中不取。以
 名人先容。覆閱才置上第。若而文也。猶爾。偃
 蹇。况其下乎。唐制科以詩。而李白杜甫皆不
 及格。若而詩也。猶然。黜落。况其下乎。陸宣公
 主試。以不遷怒。不貳過。策士。韓愈卷黜不取。

次年復出是題。愈書舊一字，不易。宣公驚賞，首薦文公文章山斗，誠為自負。宣公藻鑑，亦非遽變於前。出處顯晦，其自有司命者存乎。范文正守饒，有書生上謁，言生平未嘗飽。天下寒餓，無如我者。時盛稱歐陽率更薦福寺碑，公具紙墨為打千本，使售京師。一夕雷擊碎其碑。韓魏公客郭注者，才而美，然求室則病，五十未娶。魏公百為求婚，將遂，其人輒死。公賜以侍兒，未及門，注死。噫，韓范功名富貴如泰山，不能庇此兩客邪。

齊景公登牛山流涕曰：美哉國乎！若何去此而死也。晏子曰：使賢者不死，則太公桓公常守之矣；勇者不死，則莊公靈公常守之矣；吾君安得此位乎。

明僧智暕博洽有戒行。嘗指官人語客曰：此等秀才，是討債的。客問故，曰：國初秀才做官，喫

盡辛苦。受盡驚怕。爲朝廷出力。到頭善終者。才十有二三。這便是還債的。近來恩寬網濶。秀才做官。服食輿馬。宮室子女。儘日受用。然爲朝廷幹得幾件事。到頭來全無一些罪過。這便是討債的。夫還債討債之說。固是佛家緒餘。然撫後追前。實爲確論。噫。吾懼相循環而未有已也。

壬叔文秉權時。御史竇羣謁之。因曰。事固有不可知者。叔文問故。羣曰。去歲李實怙恩挾貴。氣蓋一時。公當此時。逡巡路傍。乃江南一吏耳。今公一旦復據其地。安知路傍無如公者乎。

梁祖思求直言之士。一日忽出憇高柳樹下。樹可數圍。梁祖獨語曰。好大柳樹。徧視賓客久之。客各避席。對曰。好大柳樹。祖又曰。大可作車頭。末坐數人起對。好作車頭。祖厲聲曰。柳

樹豈可作車頭。秦時指鹿爲馬，有甚難事。悉撲殺言作車頭者，吁，佞以殺身逢迎，何益。

洞賓隨雲房同憇一肆。雲房起執炊，洞賓忽昏睡。夢以舉子赴京，狀元及第，歷官清要。兩娶貴家女，簪笏滿門。幾四十年，最後獨相十年。權勢薰炙，忽被重罪，籍沒家資，分散妻孥，流嶺表。路值風雪，僕馬俱瘁，恍然夢覺。雲房炊尚未熟，笑曰：黃梁猶未熟，一夢到華胥。洞賓驚曰：君知我夢邪？雲房曰：子適來之夢，升沉萬態，榮悴多端，五十年一頃耳。得不足，喜喪不足，憂有大覺而後知此世皆大夢也。洞賓感悟，遂拜雲房求度。

張江陵喪父，巡撫衰服往弔。自途中號哭抵喪次，曰：死了，老太師何不死了，某涕淚沾衣。嚴分宜當國，附者認爲乾兒，壽日令其內子往嚴氏助厨，至被世蕃拊肩呼嫂，亦不爲羞噫。

此皆宿名之士。卽無攀附。亦能自致通顯。乃得失爲患。甘心無耻。卒之嚴敗。亦敗。張喪亦喪。位與名而俱失也。悲夫。

阮居士外兄王晏貴顯。居士度其必至顛覆。王笳管造門。居士穿籬逃匿。不與相見。曾食醬美。問知是王家所得。便吐餐覆醬。

甘露事敗。王璠舉家無少長皆死。初璠在浙西繕城濠。役人掘得方石。上有十二字云。山有

石。石有玉。玉有瑕。瑕卽休。璠視莫知其旨。京口老人講之曰。此石非尚書之吉徵也。尚書祖名峯。峯生礎。是山有石也。礎生尚書。是石有玉也。尚書之子名瑕。休休絕也。庸作吉徵。果赤族。

桓温以雄武專朝。覬覦非望。時有遠方比丘尼。名有道術。於別室浴。温竊窺之。尼裸身。先以刀自破腹。次斷兩足。浴竟出。温問吉凶。尼云。

公若作天子亦當如是

世如郵官如寄。古人所甚誇者揚州。吾壯而遨遊。而迷樓雷塘之盛已。襍蔓於墟丘。今人所競。委者長安。吾老而盤桓。而山水風月之樂。不足以敵南之一端。然後知盛衰之相倚。而清俗之不能以相兼。

宋曹詠侍郎妻厲碩人。始嫁曹秀才。與夫反目而歸。乃適詠。不數年。詠以秦會之嫺黨驟擢

顯官。元夕張燈。曹秀才携家來觀。見碩人服用精麗。供侍尊嚴。歎謂其母曰。渠合在此中。居享吾家。豈能留後會之殂。詠貶新州而亡。碩人領二子歸喪。二子不肖。家蕩至不能給。朝脯僦居。親舊過故。夫曹秀才家門庭整潔。花竹蓊茂。顧老婢曰。我當時能安此。豈有今日。因泣數行。下二十年間。夫妻更相悔羨。世態不可料。若此方詠盛時。戚屬承附。獨碩人

之兄厲德斯不然詠百端脅治竟不屈及會
之殂遣介致書於詠啓封乃樹倒猢猻散賦
一篇洎詠貶新州又以詩贈行云斷尾雄雞
不畏犧憑依掇禍復何疑八千里路新州瘴
歸骨中原有幾時莫謂風塵中無曠識也

晉王衍口不言錢強名阿堵俗言冗底律貪之
謂也古語云少則樂無則憂多則累又曰牢
收長物金三品密寫虛名墨一行又曰須知

世上金銀寶借汝閒看六十年又曰饒君直
恁埋藏却煞有人曾作主來由此而觀積而
能散君子避之爲富不仁古人深戒

韓侂胄携家宴西湖席間有獻牽絲傀儡爲土
偶負小兒者名爲迎春韓顧一族子曰汝能
詩可詠此卽承命一絕云腳踏虛空手弄春
一人頭上要安身忽然綫斷兒童手骨肉都
爲陌上塵韓大不樂不終宴而歸未幾禍作

有士人貧甚。夜則焚香祈天。益久不懈。一夕聞空中語曰。帝憫汝誠。問汝何所欲。士荅曰。某非敢過望。但願衣食粗足。逍遙山澗水濱。以終其身足矣。空中大笑曰。此上界神仙之樂。何可易從。若只富貴可矣。予因歷數古人極貴念歸。而終不能遂志者。比比皆是。始知天之所靳惜。固在彼不在此。

薛逢晚年厄於宦途。常策羸赴朝。值新進士綴

行而出。見逢斥令回避。逢遣一介曰。報道莫乞相阿婆。三五年少時也。曾東塗西抹來。

王播少貧。嘗向木欄院隨僧飯。僧厭之。播至已飯矣。題字而返。後來鎮是邦。向題字已碧紗。幕其上。播作詩曰。二十年前此院遊。木欄花發院新修。而今再到經行處。樹老無花僧白頭。上堂已了各西東。慚愧闍黎飯後鐘。二十年來塵撲面。如今始得碧紗籠。

唐宗餌丹砂以求長年。反以煩渴損壽。高駢延
方士以祈仙道。乃以妖妄促齡。生其可法。延
乎。單豹奪氣養生。而命盡於餓虎。伊璠屢脫
賊鋒。而卒戕於猛獸。死其可僥免乎。蚩尤神
姦絕力。而竟殲於軒轅。項羽舉鼎拔山。而終
隕於漢祖。利其可力爭乎。始皇長城防胡。而
祚盡於二世。世宗悉剪所忌。而漏網於藝祖。
害其可智。脫乎。世人不知命。故勞心焦思。然
火煎熬。命盡須臾。而心營千禩。幾伏眉睫。而
慮周八荒。欲多取而厚藏。則漁獵生人。脫膏
血而不顧。壟斷一世。營窟穴以自封。將危人
而安已。則所忌者悉殲。九族盡於刀斧。狐疑
者竝殺。子孫安於泰山。積萬世之業。結屢劫
之冤。乃或顯取於外。而暗消於內。智防於此。
而禍發於彼。造物之巧。往往出於吾計算之
外。夫命惡可以不知哉。

有人談美婦人如西施王嬙自鬢髮眉目口輔
以及腰肢弓彎無一不好者余曰只一事不
好死後與城南乞兒同臭穢

韓侂胄作南園中有所謂村莊者竹籬茅舍宛
然田家侂胄遊而喜曰撰得絕似但少犬吠
鷄鳴耳既出莊遊他所忽聞莊中鷄犬聲令
人視之則府尹趙師宰也侂胄大笑雖愛其
媚已而心實鄙其爲人靜言思之所謂枉了
做小人者非邪

宋孟昶末年忽命收官質庫家家大署庫前云
奉勅限一月召主收贖未幾王師西征蜀平
召者趙也贖者蜀也時人始悟召主收贖之
義昶固有先識哉

宋畢漸爲狀元趙諗第二初唱第都人急於傳
報以蠟刻印漸字點水不着墨傳者呼云狀
元畢斬第二人趙諗識者皆云不祥而後諗

以謀逆被誅。則是畢斬趙諗也。

張易之造一堂甚麗。紅粉泥壁。文栢帖柱。琉璃沉香爲飾。夜有鬼書其壁曰。能得幾時。削去。復書。前後凡六七易。乃題其下曰。一月卽足。自是不復更書。經半年。易之籍沒入官。

王晞苦辭侍中。或勸勿自疎。晞曰。我閱要人多矣。充詔少時。鮮不顛覆。且性實疎緩。不堪時務。人主私恩。何由可保。萬一披猖求退。無地非不愛。作熱官。但思之。爛灼耳。

郭弘霸爲御史。時魏元忠病。寮屬省候。霸獨後人。憂形於色。請視便液。卽染指嘗之。因賀曰。甘者病不瘳。今味苦。當卽愈也。元忠惡其媚。暴語於朝。

廣桑子舟行。抵射陽湖。登艫而嘆。左右問曰。何嘆也。廣桑子曰。是湖之今日也。波恬如鏡。隄平如掌。紅蕖青菱。葳蕤而澄。鮮鵝鵲。鷗鷺。上

下而飛鳴。士女蕩漿鼓棹，嬉遊謠唱，一何驩也。昨日黑雲長風，帆檣簸蕩，蛟龍攫肉，鬼伯呼人。宋生傷楚些之文，麗玉抱空侯之恨，詎不痛哉。此一湖也，當其悲來不悟其權，當其權來不悟其悲。今昨之間，如隔一世矣。豈維是哉。漢帝龍興於秦地，宋祖虎據於梁都。桓温張譙於李勢之殿，擒虎置酒於叔寶之宮。代興代亡，人歌人哭，胡其變遷倏忽也。乃今皆飛煙冷風矣。是余之所以歎也。

田邊野卉叢叢，偏自幽香襲袂。若在名園中，着意種植，恐未必如是鮮新。而倚雲和露，真時也。命也。地也。

周逢行爲武安節度，婦人所着裙皆不縫，謂之散幅裙。或曰：裙周匝於身，今乃散開，是不周也。不周不縫，是姓與名俱去矣。且幅者，福也。福破散，其能久乎。未幾行逢卒。

唐竇申宰相參之族子。參特愛申。每議除授。多詣於申。或泄之以招權受賂。每所至。人謂之喜鵲。參敗。申擬配流。德宗曰。吾聞申欲至。人家謂之喜鵲。今爲鴟梟。可乎。遂賜死。武廟時。胡世寧。孫燧。王守仁。同舉於鄉。夜聞空中有神語曰。三人好爲之。宸濠之變。胡公發其奸。孫公死其事。王公平其難。三人竝好爲之。大數已定。神人預告之矣。

趙涓精奕。號爲國手。

憲廟初。有二善奕者。充

供奉。上命二人與涓奕。以金合貯賞勝者。

涓連勝。叩首領勝。兩人夜叩涓曰。吾兩人無他長。徒以奕事上。今公連勝吾兩人。名成矣。脫再屈我於公。名不加增。而置吾兩人何處。今願以白金一笏爲公壽。明日對。佯北一局。小假吾兩人顏色。感公長者。涓許諾。明日果佯北一局。兩人叩首拜開金合。則中貯錦衣。

百戶空名御札及一牙牌也。帝意本官涓滑竟不得。帝歎曰孰謂天子能造命哉。

同居父子兄弟賢否相半若頑狠刻薄不惜家業之人先死則其家興盛未易量也若慈善長厚勤謹之人先死則其家不可救矣。諺云莫言家未成成家子未生莫言家未破破家子未大亦此意也。

治家最忌者奢人皆知之。最忌者鄙嗇人多不知也。鄙嗇之極必生奢男濟窮乏一毛不拔。供浪耗一擲千金唯儉以裨躬澤以及眾方為達觀之道。

裨章移切音
之福也安也

陶答子治陶三年名譽不興家富三倍其妻抱兒而泣姑怒其不祥婦曰夫子能薄而官大是謂嬰害無功而家昌是謂積殃南山有玄豹霧雨七日而不下食欲澤毛而成文章也故藏而遠害犬彘不擇食以肥其身坐而須

死耳。今夫子不修德而家益厚，敗亡之徵見矣。期年而答子果以盜誅。

王椿字元壽，獻子也。於宅構起廳事，極爲高壯。時人忽云：此乃太原王宅。豈是王太原宅？椿往爲本郡，世皆呼爲王太原。未幾，爾朱榮居椿之宅，榮封太原王焉。

楊炎自道州還，家人以綠袍木簡棄之。炎曰：吾嶺外一逐吏，超登上台，此可常哉！且有非常之福，必有非常之禍。安可棄是！及再貶，果還所服。

王涯舒元輿爲相時，涯有從弟沐，老而貧，跨驢依涯。因嬖奴以進，涯許以微官。日造門俟命，及涯被收，沐適在，第與涯俱腰斬。元輿族子守謙，愿而敏，元輿携以從。十年，一旦因僕譖以非罪，譴而逐之。夕至，昭應聞，元輿收族守謙，得免。夫沐之得通，幸矣；而反以亡軀，守謙

之。被。譴。不。幸。矣。而。因。以。免。禍。禍。福。之。局。大。率。如。此。人。慎。無。以。得。失。爲。欣。戚。也。

洛陽振德坊皆貧民。例享糟糠之薄。賀知章目爲糠市。光武皇后弟郭况家。工冶之聲不絕。人謂郭氏不雨而雷。東京號爲金穴。嗟夫。衆人以糠爲市。彼獨以金爲穴。造物何不齊如是。雖然。糠市可常。而金穴未聞百世守也。

西湖傍近編竹筓。可專菱芡之利。而惟有勢力者可得之。故杭人謠云。十里湖光十里筓。編筓都是富豪家。待他十載功名盡。只見湖光不見筓。

赫赫炎炎他日冷。笑之具熙熙攘攘昔時痛哭之資。

雷宣徽有疾。因讀史廢書流涕曰。功名者貪夫之釣餌。橫戈開邊。仗劍討叛。死生食息。不顧其死也。一棺戢身。萬事都已。悲夫。

宋人有累世行德。家無故。黑牛生白犢。孔子曰。吉祥也。以薦上帝。居一年。其父無故而盲。其牛又復生犢。孔子曰。吉祥也。復教以祭。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丁壯者皆乘城戰死。此人以父子有疾。皆免。及圍解。俱復明。禍福之轉。而相生若此。

醒迷人。甘淡薄。茅屋布衣。心自足。布衣不破。勝羅衣。茅屋不漏。如華屋也。若癡也。若朴。一生

正直無私曲。終朝睡到日三竿。起來幾碗黃
羹粥。或彈絲。或品竹。常笑他人徒碌碌。南北
奔馳爲利名。爲誰辛苦爲誰蓄。夫妻圓兒女
育。雨裏鮮花。風裏燭。多少烏頭送白頭。多少
老人爲少哭。滿籬金。滿堂玉。何能得免無常
促。臨危漸覺一場空。只有孤身無伴僕。嘆秦
公。咲金谷。古今興廢如棋局。我今打破醒迷
關。迷者欲醒須常讀。

李德裕南行。召一僧問休咎。僧曰。當還。相公平生當食萬羊。今食九千六百矣。積旬日。振武軍節度使饋羊四百。公大驚。召僧告其事。僧曰。萬羊將滿。公不還乎。公曰。吾不食可免否。曰。羊至此。已爲相公所有。後連貶崖州。竟沒不還。

鄭注鎮鳳翔。請韋溫爲副使。溫辭。或曰。拒必爲患。溫曰。擇禍莫若輕。拒之。止於遠。貶從之。有不測之禍矣。

太宗嘗止樹下愛之。宇文士及從而譽之不已。帝正色曰。魏徵嘗勸我遠佞人。我不知佞人是誰。意疑是汝。今果不謬。士及叩頭謝。卒謚曰縱。

唐明皇教舞象。天寶之亂。祿山大宴胡酋。出象給之。曰。此自南海奔至。以吾有天命。雖異類。必拜舞。左右教之。象皆努目不肯拜。祿山怒。

日集二集
盡殺之。明皇又教舞馬四百蹄。分爲左右部。皆木以錦繡絡以金鐸。每樂作。奮首鼓尾。縱橫應節。祿山取數十匹歸范陽。後爲田承嗣所得。不知其伎也。一日大饗樂作。馬聞樂而舞。廐人以爲妖。擊之而斃。噫。象以不舞而死。馬以自舞而亦死。等死爾。端人殉節。其異宵人之死。利乎。

娶妻而不慰。饑寒痛癢。名爲有室。鰥夫養子而不修。丘壠蒸嘗。不若出家僧道。

郭霸嘗來俊臣糞穢。俊臣鄙之。宋之問捧張易之溺器。易之輕之。閻朝隱爲武后禱疾。以身代犧。後張元一畫代犧圖以進。后大咲鄙其爲人。趙履溫褰衫爲安樂公主背挽犢車。後遭僂人割一臠。骨肉俱盡。成敬奇省姚崇泣對崇涕泣。懷中置生雀數頭。面崇放而祝之。願令公速愈。崇惡其媚。曰。此淚何自而來。遂

不復接遇。竇懷貞諂事中貴。每見士人無鬚。誤謂中官必曲。加承接。卒不免放貶。玄宗時投水而死。噫。彼輩謂諂佞可悅人耳。乃輕則取厭。重則喪身。冷眼覷來。可不枉了。做小人。長安富民羅會。以剔糞自業。里中謂之鷄肆。言若鷄之因剔糞而有所得也。會世副其業。家財巨萬。有士人陸景暘。會邀過所止。館舍甚麗。供具極鮮。景暘問曰。如此快活。何爲不罷惡事。會曰。吾中間停廢一二年。奴婢死亡。牛馬散失。復業已來。家園稍遂。非情願也。分合如此。

中宗爲天后所廢。於房陵仰天而嘆。心祝之。因拋一石於空中。曰。我復帝。此石不落。其石遂爲樹枝。勾掛至今尚存。

秦檜格天閣成。鄭仲爲蜀宣撫。遺錦地衣一片。檜命鋪上。廣袤合一。默然不樂。以爲探我陰。

事鄭遂得罪。

漢田蚡請考功地益宅。武帝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梁呂僧珍世居廣陵，宅前有督郵廳。或勸其徙以益宅，珍怒曰：豈可徙官舍拓私家。余曩見今時士夫，往往請官地及寺院以爲私宅，不再傳而屬他人矣。噫，慶源堂今作別人室，請地者竟何益哉。

董卓擅權，築塢於郿，積穀三十年，云事不成，守此塢足以畢老。豈知一敗掃地，塢其爲汝守邪。曹爽爲司馬懿所奏，桓範勸使舉兵，爽不從，曰：我不失作富家翁，不知誅滅在。卽富翁可復得邪。噫，二奸之癡甚矣。欲守此塢，不如勿築。築塢卽不能守，塢之萌也。欲作富家翁，不如勿積。積富卽不得富家翁之胎也。

錢學士溥營第，役煩里旅，旅有惰者，錢譴之。對以病，問何病，對曰：往時黃提刑營第，老夫從

役傷脊黃第今敗壞頽垣矣。老夫猶疾痛不
卽死。茲役之不力。何敢辭罪。錢謝遣之。

崔曙作明堂火珠詩。有日夜來雙月滿。曙後一
星孤。當時以爲警句。及來年曙卒。唯一女名
星星。人始悟其自識也。

太監李廣以左道招賄。建毓秀亭於萬歲山。旣
成。而小公主患瘡。廣飲以符水。遂殤。未幾清
寧宮又灾。太后謂其犯煞。怒曰。今日李廣明

日李廣興工動土。致此灾禍。廣懼。飲鴆死。上
猶意其有秘書。遍搜。只得一納賄簿。中載某
送黃米幾百。某送白米幾千。上詢左右曰。廣
食幾何。受許多米。對曰。黃米乃金。白米乃銀。
始悟廣濫賍如此。遂籍沒之。科道請出簿按
名究問。凡與名者。懼甚。星夜赴戚。畹壽寧侯
處。求抹月下。轎影重重。不期而會者十有二
人。事雖得寢。而納賄姓名一一傳布中外矣。

蔡京貶長沙。珠履盡散。有門人呂辨者。獨送至貶所。乘間問蔡云。公高明遠識。洞鑒古今。知國家事必至斯乎。荅曰。非不知也。將謂老身可以幸免。

宣和末。蔡京病篤。人皆謂必死。獨晁叔用謂人曰。未也。此老敗壞至此。若使晏然死。牖下備極哀榮。豈復有天道哉。已而果然。

高材冷黃巖。執法不徇。有顯者奪民山田。民訟之。材批牘尾曰。一片青山一片金。百年人有萬年心。鴻溝未必常爲限。倏忽浮雲變古今。

踏遍青山山轉峩。問山不語奈山何。若無山下纍纍塚。料得爭山人更多。其人慙而還之。伐木而寄生。枯芟草而兔絲萎。蟹不歸而蝓敗。木見斷而蠹殄。凡物有所附者。必與所附而俱盡。奸臣盜國。國破而家亦旋亡。螿蚶盜人。人死而蟲將安守。凡物有所盜者。必與所盜。

而俱盡。

盧懷慎死而復生。言冥司有三十爐。爲張說鑄橫財。我無一焉。杜邠公棕一殮萬錢。有客見人牧牛山隴。凡幾萬口。云供相公食者。指顧問人牛鳥有。由此觀之。貪得者亦天所授。寒素者實命使然。妄覬何爲。雖然。盛衰循環。彼張氏之爐。杜氏之牛。子孫能世守否也。

蔡攸嘗賜飲禁中。徽宗頻勸以巨觥。攸不勝。若辭。上曰。就令灌死。亦不至失一司馬。光由此觀之。徽宗之薄。攸至矣。秦檜死。高宗謂侍臣曰。朕今日始得免於護膝裏藏尖刀耳。由此觀之。高宗之畏。檜至矣。小人卽忝獲恩寵。人主是非之明。其能掩乎。

高駢起延和閣於大廳之西。凡七間。高八丈。皆飾以珠玉。綺窗繡戶。殆非人工。每日焚名香。列異寶。以祈王母之降。及畢師鐸亂。人有登

之者。於藻井垂蓮之上。見二十八字云。延和高閣上干雲。小語猶疑太一聞。燒盡降真無一事。開門迎得畢將軍。此詩謠也。

處籬落之下。布衣豆藿。夫婦相保。作此寂寂。無奈窮愁何。而恒思一旦富貴。伸其眉頭。及時運偶來。富貴入手。錦衣玉食。曲房華堂。聲伎滿前。賓客願指。快心暢意。不復憶窮愁爲何物。轉盼呼吸之間。遭衆喙。觸主怒。輕則投荒竄遠。八口淒涼。重則伏鑽潤鼎。九族並坐。回想籬落之下。布衣豆藿。夫婦相保。豈不是天際真人哉。

僞周用王敬夫。蔡彥文。葉德新。三人謀國事而抵於亡。丁未春於南京伏誅。風乾蔡葉之尸於竿頭。一月。先是民謠云。丞相做事業。專用黃菜葉。一朝西風來。乾鱉後竟驗焉。

語有之。冉閔殺胡。高鼻者橫死。董卓誅闖人。無

鬚者枉戮。若不原本宿生。則枉濫無故。明明上帝。豈應懵然若斯。就今生而觀。則似枉濫而不辜。究宿業而言。則有因由而非枉。凡情罔測。達者知之也。

有富翁積金鉅萬。愛惜秋毫。病革。命取巨錠金。手摸。注視。太息曰。美哉。阿堵。奈何棄此而去乎。余聞而笑曰。胡不令與白骨同塋。每開坐想古之人。無一在者。何念不灰。

夫人遇病而始知強之爲寶也。遇亂而始知平之爲福也。世有榮啓林類。則先知之矣。夫人遇禍而始知福之爲因也。遇死而始知生之爲累也。世有老聃莊周。則先知之矣。

檀特師。周文時。忽著一白布帽。左右驚問之。檀特曰。汝亦著。王亦著也。至三月。而魏文帝崩。復取一白絹帽著之。左右復問。汝亦著。王亦著也。未幾。丞相夫人薨。後又著白帽。左右又

問曰。汝亦著。王亦著也。尋丞相第二兒。武邑公。薨。其定如此。

人算百。天算一。繞牀欹枕。通夕。歿。皇上窮天經。下絕地紀。何智不周。何計不到。比其清且跬步。有礙。依然故吾。意念所須。不增毫末。彼方營營汲汲。而司命且從旁笑之矣。

李綱極善作事。苦不得君王。安石極爲得君。不善作事。孔明忠而蚤死。人恨其天。褚淵老而失節。人恨其壽。是以謂之缺陷。

自古好清者多。濁報好。靜者多。勞擾報好。潔者多。污穢報好。富貴者多。貧賤報好。名譽者多。譖毀報。此何以故。從來清福洪福。皆由於前世前緣。而一不出於自然。似與造物者爭衡。終爲天地所忌。所以反是。

友人與余登鹽官城望海。友人曰。噫嘻。是浩浩淼淼者。當何窮際。余曰。安知千萬年前。其上

上集一集
無九衢三市朱門大第玉堦金埒王孫公子
遊女俠客車輪馬蹄遺簪墮珥乎

范雲爲梁武帝屬官。帝九錫之命且下。雲忽感
疾。恐莫預慶事。召徐文伯診視。懇其卽愈。文
伯曰。卽愈甚易。恐二年後不起耳。雲曰。數月
猶可。何況二年。文伯乃以火燒地。布桃葉。設
席置雲其上。頃刻汗解。裹以溫松。翼日而瘳。
雲甚喜。文伯曰。不足喜也。越二年果卒。夫身
旣死矣。安用榮之。若雲者。可謂大迷不悟者
也。

程師孟嘗請於王介甫曰。公文章命世。願得公
爲墓誌。庶傳不朽。介甫問先正何官。師孟曰。
非也。師孟恐不得常侍左右。欲豫求墓誌。俟
死而刻之耳。及王雱死。有學正張安國被髮
哭柩前曰。公不幸未有子。今郡君妊娠。安國
願死托生爲公嗣。京師爲之語曰。程師孟生。

求速死。張安國死，願托生。又安石當生朝，光祿卿鞏申以大籠貯雀，詣客次，搢笏開籠，且祝曰：願相公一百二十歲。時有邊寨之主，妻病而虞候割股以獻。時人又爲語曰：虞候爲縣君割股，太卿與丞相放生，噫嘻！物議可畏。如此，彼諛者所謂枉做小人非邪。

有人於此，斷頭以易冠，殺身以易衣，世必惑也。是何也？冠所以飾頭，衣所以飾身，今殺所飾而要所以飾，則不知所以爲矣。世之趨利似此。

王旦與內臣周懷政公事偕行，或乘間請見。旦必俟從者盡至，冠帶出見於堂皇，白事而退。後懷政以事敗，方知旦慮遠。

問人情何似，曰：野水多於地，春山半是雲。問世事何似，曰：馬上懸壺漿，刀頭分頓肉。

廣積聚者，遺子孫以禍害；多聲色者，殘性命以

斤斧務名者。害其身。多財者。禍其後。善惡報。緩者非天。網疎是欲。成君子而滅小人也。

苗帝師困於名場。一年似得。復落第。春景暄妍。策蹇驢出都門。貫酒一壺。藉艸而坐。醺醉而寐。久之。既覺。有老父坐其旁。因揖敘。以餘杯飲老父。媿謝曰。郎君要知前事邪。苗曰。某應舉已久。有一第分乎。曰。大有事。但更問。苗曰。某困於窮變。一郡寧可及乎。曰。更向上。曰。康

察乎。曰。更向上。苗公怒。全不信。因肆言曰。將相向上。更向上。苗公怒。全不信。因肆言曰。將相向上。作天子乎。老父曰。天子真者。卽不得假者。卽得。苗都以為怪誕。揖之而去。後果為將相。及德宗昇遐。攝冢宰三日。出處固裕。定哉。

太子中舍柴餘慶。說其從叔。內殿承制。居蔡州。日掠房緡五千。其憂愁焦煎之貌。常如負人。百千萬債者。常在病幾死。纔開目。問其子曰。

日纂二集
今日費幾錢噫彼所謂天刑者非邪

唐王叡作昭君怨詩莫怨宮人醜盡身莫嫌明
主遣和親當時若不嫁胡虜祇是宮中一舞
人會此可以處窮矣凡人遭困窮當及顧回
思便自擺脫馮瀛詩云冬去冰自泮春來艸
自生詩云譬如農夫是穠是蕞雖有饑饉必
有豐年又云富貴如將人力求孔孟年少合
封侯世人不解青天意空使身心半夜愁處
窮者玩此語可舒鬱懷

王琚爲中書侍郎母來京師讓琚曰爾家上世
皆州縣職今爾無攻城野戰勞以語佞取容
海內切齒吾恐爾家墳墓無人復掃除也琚
卒不免

太祖初受周幼主命北討至陳橋爲三軍推戴
時太后以下眷屬悉在定力院設齋有司來
搜捕主僧令登閣而固其扃俄犬搜索僧

給云。皆走散。不知所之矣。甲士入寺升梯。且發鑰。見珠網。布滿其上。而塵埃凝積。若累年。不曾開者。乃相告曰。是安得有人。遂皆去。有頃。太祖已踐祚矣。

趙東山垂髫。有詩名。里中有二執友。其一投荒過家。其一磨勘需調。皆栖栖桑榆。猶戀鷄肋。一日同訪東山。見庭下解木。因以命題。東山以占絕句曰。一條黑路兩人忙。傍晚相看鬢。有霜你去。我來何日了。虧他扯拽過時光。二執友知諷已。相與感嘆而去。



